

舒平 著

飘逝的星宿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飘逝

的星宿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飘逝的星宿/舒平著,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1996 · 3

ISBN 7—80088—720—0

I · 飘… II · 舒… III · 言情小说: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·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2728 号

飘 逝 的 星 宿

舒 平 著

责任编辑 张 承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

北京建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11.25 插页: 2 字数: 200 千字

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100 册 定价: 13.80 元

ISBN7—80088—720—0 / I · 78

—
一九八三年

那一刻，月光下的你犹如女神般美丽、高雅、圣洁。

——迷鹿

为什么总是梦见你？我的小鹿。

梦境中那青青的草地，潺潺的流水，平缓的山坡，皎洁的月色，一望无际的田野，郁郁葱葱的森林，那马厩、晒场、谷仓、酒房、牛栏、羊舍、营房……这一切，分明是我生活过的北大荒独有的景色。但实在说，这些场景我不但在白日里极少想起过，而且与我的真实感受也大相径庭。我觉得，我在北大荒生活的那八年当中的每一天，似乎都与劳累、压抑和痛苦联系着。

当然，那期间也不是没有例外，这甜蜜的例外就是她——小鹿给我带来的。

我清晰的记得，在那洒满月光的山道上，在那小山般隆起的麦堆旁，在那蒸气弥漫的酒房里，我们曾并肩坐在一起促膝长谈。人生。理想。还平生第一次小心翼翼地触碰着爱情。我为你讲我那时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关于爱情的传说——那是发生在海角天涯边“回头鹿”的故事。巧得很，传说中那位由一头小鹿变成的仙女，不仅与你有着同样的名字而且同样的美丽。我讲述着，每当讲到那位仙女名字的时候，便更加动情地陡然加重语气，我期冀这绝妙的巧合，不但能表达我的暗示，而且还能得到你对我所示爱意的回声。

你始终专注地听着，美丽的脸庞上带着微笑，默然不语。你脉脉含情地凝望着我，似乎是在鼓励我傻乎乎地向你示爱，又似乎是在甜蜜地憧憬着什么。那一刻，月光下的你犹如女神般美丽、高雅、圣洁。

后来，你先我离开了那片黑色的土地，在你走时，我们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讲。我记得，在你走前的那个晚上，我们曾在水房中相遇，你热情地迎上来，我却冷酷地转身而去，只留给你蔑视的一瞥。我知道，那一刻我肯定伤害了你。我不知道，那一刻我为什么要那样做？我只知道，我爱你，深深地爱着你！为了那一瞥，我不知多少次在心底痛骂自己。小鹿，这些你都知道吗？

再后来，我知道你早已在千里之外的南方成了家，并有了一个可爱的、模样酷像你的小女孩，但我还是无法忘却你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世间的一切美好和令人神往的生之欢愉，都是与你联系着。小鹿，你知道吗？

又一次梦见了她。

小鹿像往常那样，带着迷人的笑靥翩然而至。她沿着一条田间小径轻盈地走来，及至近前我才发现，在她那双美丽而又深邃的眸子里，放射出一种异样的光芒，火辣辣的，令人不敢正视，那神情分明带着一种焦灼的渴望。

我们相拥在一起，身下是被阳光晒得暖暖的、厚厚的青草，空旷的田野上寂静无声，高远的蓝天絮云朵朵。我们谁也没有说话，只是动情地相互抚摸着，亲吻着。我颤抖着解开她的衣裳，阳光下，小鹿闭着眼睛躺在那里，翘挺的乳房，窈窕的腰肢，浑圆的臀部，都在我的眼前安静而又顺从地袒露着。我跪在她的身旁，抚摸着她那白皙、光滑而又富有弹性的肉体，终于再也按捺不住地扑到她的身上……很快，我便陶醉在她那娇嗔的、柔弱含混的呢喃和愈来愈急迫的喘息声中。

每一次小鹿的到来，都会令我陶醉。每一次小鹿都用她那美妙无比的身体，为我带来妙不可言的生之欢愉。

我们并肩躺在草地上，望着蓝天上缓缓移动的云朵，喘息着。灿烂的阳光晃得我幸福地闭上了眼睛，细细体味着被阳光照射的温暖。不一会儿，我感到小鹿那柔软的肉体，又一次地挨近我，并伏在了我的身上。她的目光直视着我，依然是那种

火辣辣的目光。蓦地，她低下头，浓密的黑发瀑布般倾泄在我的脸上，与此同时，她那一记长长的、甜蜜的亲吻落在我的唇间。我只觉得，这香甜醉人的亲吻迅速在我唇上扩散开来，竟使我周身颤栗，又一次到达了高潮。

梦醒了。以前也是这样，飘然而至，嘎然而止，不知有多少次，我极力想延续这种梦境的努力都没有成功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在每一次的梦醒时分，在心底里真诚地说一句，小鹿，谢谢你！

在遥远的过去，在遥远的地方，我曾体味过壮丽和美好。以后人们所津津乐道的，也是我所经所见的所谓壮丽和美好，似乎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鲜亮和动人了。这到底是什么？

我睁开眼，痴愣愣地回顾，此刻，梦境中的振奋已经离我而去，周身酸懒不想动弹。星期日午后三点钟的光线，百无聊赖地笼罩着我这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。窗檐下，雨滴淅沥，又到了秋雨连绵的季节。窗外，便是我栖身的这座日新月异、被人们形容为大踏步迈向现代化的庞大都市。隔窗望去，雨中的街面上，铺满了大小不一、形状各异、色彩斑驳的汽车。它们在雨中拥挤着，蠕动着，其中的一辆在稠密的车流中左摆右拐，向前突钻，肮脏的车身预示着不祥。

司机在找死。

我在找什么？

我靠着床头，伸展了一下四肢，仰望着天花板上那些或深或浅的褐色图案。几天没注意，楼上公共水房渗下来的积水，又将这些图案有所变化（顺便说一句，我已经实在懒得去找房管部门来解决楼上水房的渗水问题了）。有时，我能卧床不起，独自对着这些图案看上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，脑子里空空如也，只是一味地端详着这些或完整或缺或象形或变形的图案。

翻身之际，我一眼瞥见贴在床头柜靠里一侧上的那张日历卡片。“噢，差点儿忘了……”我嘟囔着，起身从桌上拿过笔，在那张卡片上划了一道，准确地说，是在一个未完成的正字上补上了最后一笔。

那还是在前年，自从连续几次梦见小鹿之后，我下意识地感到，也许这种梦境今后还会出现，应该留下个记录，于是便养成了这个习惯。每梦见小鹿一次，便记上一笔，一个正字代表五次，连年累计，现在已有二十二个正字。这种梦，甚至在我婚后都不曾间断过。

终于有一天，妻子发现了我的这个秘密。在我坦言相告之后没多久，她便离我而去。记得她当时说了句，“我说你怎么这样儿呢？！”

我怎么样儿了？

听她说，她找到了一个比我强得多的男人。这我信。这年头找比我强的男人，不是太难办到的事儿。

是呀，我有什么呢？不就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出版社里一个

有也行没也行的小小的美术编辑吗。还有这间小屋，屋里只有几件廉价的、生活绝不可少的必需品。唯一看得上眼的，就是床前那张写字台，抽屉里还塞满了从天南地北返飞回来的退稿，不用说她，我看着都觉得堵得慌。那些退稿除了我一个人认为是些尚未发表的画作外，别人差不多都认做是废纸。

我们去办事处办理离婚手续那天，天气风和日丽，街上的人们或匆忙或悠闲，神情或平静或微笑，让人觉得都活得挺有滋有味。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我们这个家庭的解体，这无疑加剧了我的沮丧。我弄不明白，在我们这场婚姻中，到底是谁伤害了谁？

刚办完手续走出办事处的时候，我看她还有一些伤感挂在脸上，但回到家里后便荡然无存了。她像一只即将飞出笼子的快乐的小鸟一样，哼着时髦歌曲，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地收拾她将要拿走的东西。很快，她便将两只手提箱和两个纸箱子塞满了。我坐在床边看着她，一言不发，有点儿发呆。

“哎，”她总算在那天头一次正面看了我一眼，“我拿走这些东西，你没意见吧？”

“你都拿走了些什么？”我反问。

“你不是从头到尾一直在那儿看着了吗，还问。”

“我什么也没看见。”

“那要不要打开箱子，再让你重新检查一遍？”

“算了。”我站起身，故作潇洒地踢了跟前那纸箱子一脚。

“够结实的这箱子，托运到南极去都散不了。”迟了一下，我说，“都拿走吧，都拿走，人都走了，我还在乎什么东西。”

“你很在乎我离开你？”她问。

我们对视。

没有我所期望看到的神情。

“怎么说呢……”我嘟囔着，又将目光转移到那堆箱子上。

“没词儿就甭编了。”她走到门口，拉开房门又转过头，说，“下午我可能找人来帮我拉箱子。”

“你等一下，”我叫住了她，说，“那只电火锅是不是给我留下，使起来挺方便的。”

“你有病吧？”她像打量怪物似地上下打量着我，盯了好一会儿，说，“那火锅就在你脚旁边儿呢。”说罢，昂头而去。

我有病吗？

我敢肯定我没病。

非但没有病，我反而觉得自己很正常，特别正常。在单位里，我循规蹈矩地工作，当然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。有时候挨点儿挤兑，也总是一笑了之，取一种无事小神仙的态度。其实，那些挤兑在有些人看来也都不算太小，什么职称、房子、奖金、出国的机会等等，反正赶上有这种事的时候，领导一般都不会考虑到我的存在。我也弄不明白，自己是怎么让领导养成这种思维习惯的，懒得去想。我遵守社会公德，不污染环境，遵守交通法规，特别是骑车在路上时，遇有外宾或外地人，总是主

动礼让，以体现一个首都市民的修养。至于各式各样的犯罪念头，我的脑子里从没有出现过。

我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一个自认为正直、善良、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正常人，好人。当然，话又说回来，也许只有我自己这样认为。在别人看来，遇到好事不去争，背地里去做一个有修养的北京人，闲下来的时候不去做生意赚钱，而是闷在屋里浪费纸张，十年如一日地暗恋一个根本连手都没有拉过一次的所谓初恋情人，不只是有病，简直是一个傻瓜。

至于说到缺点嘛，我也有，除了隔一段时间就做回春梦并偷偷记录下来之外，也还有过对前妻不忠的地方。记得那是在新婚之始，我和前妻到南方旅游，先后到了无锡、杭州、苏州和上海。前面忘了说，我梦中情人的家就在上海。她家的住址，是还在兵团时我从她家来信的信封上一眼瞥见的，当时觉得以后可能有用，在心里默诵了两遍，便永远地记住了。

到了上海，我先买了一份市区交通图，然后趁前妻午睡之时，顺利地找到了我梦中情人的家。

那是一条不宽的马路，路的两侧茂盛着梧桐树，一侧有住户和商店，一侧是长长的、低矮的灰墙。确认了她家的门牌号数之后，我走过马路，背靠河墙，久久地望着她家门口。

她家临街，房门开着，门口处坐着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，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在那里玩儿。我一眼便知，那是她的孩子，太像她了，白嫩的皮肤，又黑又大的眼睛，挺直的鼻梁，红嘟

嘟的小嘴，简直可爱极了。我凝望着她，笑着向她招手，她也笑着向我招手，要不是被那位老者叫住，她像是要向我跑过来。望着她那甜甜的笑靥，不知不觉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小鹿，我千里迢迢来告诉你，我无法抗拒地结婚了。你还能像过去那样，在梦中与我相会吗？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的支撑，需要你的拥抱，需要你无私的奉献，需要你健康而又充满青春朝气的注入，我需要你！

二

……她的目光深处，似乎还有些什么话在隐藏着，我想着那女孩。莫非这就是缘份，这就是命运的安排？我们的相识意味着什么？

——迷鹿

偶尔，也有女孩来我这里过夜。当然，更多的是不过夜，聊会儿就走，就像老师视察学生宿舍一样，一见我乱糟糟的屋里，就皱起了眉头。她们有的只来一次便不再来了，有的能多来几次，但结果也是不再来了。她们初到我这里来的时候，可能抱

有各式各样的目的，但走的时候，肯定是一样的心情——不想再跟我瞎耽误功夫了。我想，她们走马灯似的来，又不约而同地离开，肯定是因为我的缘故。刚开始让人家抱有希望，未了再让人家失望，一个一个地循环往复，不同的只是认识我的时间有长有短罢了。

到底自己在她们眼中的形象是个什么样儿呢？到底是何种原因使她们全都离我而去？我冥思苦想终于恍然大悟，一定是不合潮流的一些想法和做法，令她们感到失望。肯定是这样。找到了问题的症结，我感到一阵释然，但随之而来的，却是一种无法排解的痛苦。

就在这时，我的第一幅油画作品发表了，是发表在一家颇有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上。其实，那是一幅刚画完看着还可以，看久了便觉得挺没劲的画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的画不断地被发表，原先塞在抽屉里的相当一部分画稿，都被我换成了人民币。我还举办了两次个人画展，其中一次还挤进了国家美术馆的旮旯里。

开始有人当面管我叫画家了。

我的钱包也渐渐鼓了起来，清点了一下，一共是两万多块。这笔钱在当时无论对谁来讲，都是一笔很大的数目。我算计了一个晚上，最后决定，用这笔钱在家里进行一次更新换代式的基本建设。冰箱、彩电、音响什么的，一次添置齐备，尤其是

冰箱的个儿要大，最好能盛下我一个星期所需要的食品。

大约是在那年的冬天，出版社领导郑重其事地通知我，去参加高中文化补习考试，否则的话，我今后将不具备任何一级职称的任职资格。我那种持续了近一年的、由于不断地发表作品而声名渐起、财源滚滚所带来的晕头转向，让人家轻轻一巴掌，就给扇清醒了。看样子，领导们的工作职责之一，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扇我一下，提醒我别忘了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

我总碰上这样的领导。

考试时间定在星期日，考场设在一所中学里。考试那天，我是和铁男一块去的。他和我一般大，都是三十一岁，也插过队，现在出版社里搞发行。

走进考场时，觉得里面还真有那么点儿煞有介事，考生们差不多都已经到齐了。我没好意思抬眼四顾，低着头找到写着自己名字的座位坐下，铁男坐在我旁边。置身于此，我感到又好笑又可气，心中暗骂了一句。铁男凑到我耳边，说：“你看见没有，一屋子三十多岁的人，现在这风气，非逼着你不知道寒碜不可。”

语文卷子做的还算顺利，我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做完了包括铁男的那一份。轮到做数学试卷时，我们俩全傻了，别人都在争分夺秒地低着头写，唯独我们俩在扬着头“思考”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“快想辙呀你……”我悄声对铁男说。

“我这儿不是正想着嘛。”铁男双手托腮，脸上带着谦虚的微笑和求助的目光，四下里巡视着。终于，他从坐在他右侧座位上的一位女的那里，找到了回应的目光。

只见她迅速将预先抄好的一张纸揉成纸团，趁监考老师背过身去的那一片刻，准确地将那纸团扔到那女的桌子上。

“都是十多分一道的，及格没问题了。”铁男兴奋地说。

不一会儿，纸团飞了回来。我们俩赶紧轮着抄，抄完一看表，时间还早。“再给她几道题吧，”我说，“反正咱们也不着急走。”

铁男又如法运作了一回。

她打开纸团看了一眼，然后在纸上写了一句什么，遂将纸团又扔了回来。

那张纸上写着：把卷子给我。

趁她替我们答卷子的当儿，我仔细看了看她。她留着短发，戴着宽边眼镜，脸上捂着个大口罩，一条毛围巾将脖颈包得严严实实，身上穿着件中年妇女常穿的那种深绿色的羽绒服，圆滚滚的，坐在那儿活像个绿气球。

我和铁男站在学校门口抽着烟等她。侥幸过关的确令人兴奋。那天，正赶上冬日里一个难得的好天气。

“怎么也得谢谢人家。”铁男说，“咱这叫车到山前必有路，

吉人自有天相。”他边说边注视着从学校里涌出来的参加考试的人群。

铁男是属于那种有容貌资本的人物，穿着也总是很得体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见到他，大多都会对他产生好感。坦率地说，他就是生活中的那种所谓“猎艳者”，无论多么平淡的日子，他都能够巧妙地、不失时机地用色情游戏将它充实起来。比如说，路上的凝视呀，眉目传情的一笑呀，公共场所里挑逗的问答呀，办公室暗处与女编辑的搂搂抱抱呀，带一些痴情女孩上床呀，等等。就这样，他饶有兴致地用这些浪漫的日子，凑成一年又一年。他也确实具有“猎艳者”所应具备的种种条件，他那英俊的外貌，优雅的谈吐和举止（尤其是有女人在一旁的时候），还有口袋里的钞票（尽管绝大部分是他妈妈给他的），总能使他享受到捕获猎物后的愉悦。

此刻，他玉树临风般站在那里，嘴角隐约浮现出一丝笑意，神情泰然地接受着一阵阵钦羡的目光。

“你看”，铁男抬手一指，说，“她来了。”他说着，迎上前去，将身子稍稍那么一横，挡住了她的去路，然后很快又侧转身，和她并肩向我走来。

“今天这事真该好好谢谢你。”铁男说，确实不好意思，那些题我们还……”

“还真不会。”那女的抢白道，随即发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。只见她摘下眼镜和口罩，长出了一口气，说，“快憋死我了。”

这是怎么回事？一时间，我和铁男都目瞪口呆！站在我们面前的，原来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女中学生。

“看来我的扮相还可以，这么近都没看出来。”那女孩儿笑着说，“我也是替别人来考试的，冒名顶替。”

站在面前的这个女孩儿，活脱脱一个我初见时的小鹿。她亭亭玉立，细瓷人儿一般，皮肤洁白细腻，圆圆的面庞，美丽而清澈的双眸，弯弯的黛眉，秀挺的鼻梁，无一处不像小鹿，无一处不显得那么可爱。我痴愣愣地呆望着她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还是铁男的反映快，只见他一改惊愕并有着些许失望的神情，顿时将另一种热情换在脸上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得感谢你的帮忙。”铁男说，“咱们现在去哪儿？你看，快中午了，一块去吃顿便饭怎么样？”

“吃饭！”那女孩疑惧地打量着铁男，说，“我并不认识你们。”

“但我们现在不是已经认识了吗？”铁男摊开双手，上下审视了自己一番，优雅地笑着，接着说，“你看，我们俩不像是坏人吧？再说，今天能来这里参加考试的人，大都已经过了易于冲动的犯罪年龄。”

她低下头，来回用鞋子蹭着地面，看样子，她心里是在接受邀请还是摆脱纠缠间权衡。突然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准确地说，是她撩起眼皮，在我脸上停了二、三秒钟。然而，就是她这似乎漫不经心的随意一撩，竟使我怦然心动。我似乎在盼着能被她一眼选中，盼着能在她那长长睫毛下两汪清澈澄明如